

中國農民報
之
耕地荒棄



■新縣郊區姚沖村村民連家門口的水田也不願意耕種。

雜草湮沒農村 千里良田荒了

旱地拋荒五成 水田劇減數百萬畝

「城市擴大了，鄉村卻荒蕪了。」湖北通山的司機陳秋妹感歎老家即將消失。一個多月來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廣東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四省近十個縣市，沿途考察兩千公里的淺山區地帶，旱地拋荒五成左右，水田拋荒一兩成不等。比這更嚴

重的，是雙季稻改種單季稻的大面積隱性拋荒。南方水稻主產區統計公報顯示，包括建設、拋荒等因素，各省播種面積數年內下降數百萬畝，其中光是湖南一省，三年內就劇降729萬畝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、李望賢

河南大別山下陡山河鄉東羅灣，荒了四五年的土地，終於等來了主人范明福。老范今年61歲了，家在河南新縣。他本來在北京做裝修工，不得不告老還鄉，因為「老了，沒人要了」。3月14日中午，老范站在快到膝蓋的荒草中打量久違的承包地，但他沒打算種糧，而選擇種杉樹，鄰家土地已栽滿白楊。之前，這片地上種的是水稻。

水田變旱地 旱地變荒土

老范的旱地原本是水田，一條七八米寬的小溪從旁蜿蜒而過。但後來水壩被毀了，水田變成了旱地。通山縣黃沙大地村81歲的阮英良也有這種遭遇，他本來有3.5畝水田，由於缺水就變成旱地，只能種玉米和紅薯，「辛苦一年，毛收入才大約3,000元，虧本！」

記者沿武廣廣鐵的廣東韶關、湖南衡陽、湖北咸寧，再從武漢上溯至河南信陽，再轉到粵東的饒平縣，一路所見，水田變旱地，旱地變荒地的現象令人觸目驚心。部分旱地稀稀落落冒出些油菜，往日遍地黃花或稻浪千里的鄉村美景已不多見。兩



■新縣農民范明福打算把荒了四五年的水田用來種杉樹。

三尺長的茅草，密密麻地覆蓋着旱地，有時它們像一團亂髮，有時像迎風飛舞的馬鬃，如果不是村民指點，根本無法辨認。

與一般家門口和馬路邊很少拋荒不同，新縣澗鎮蔡山村、新集鎮姚沖村幾乎集體拋荒，姚沖村荒地多達三五百畝，燈草等雜草一簇簇地瘋長，有塊水田中央還盤踞着一棵生長了數年的野樹。

雙季改單季 比例達八成

和直接拋荒相比，湖南、江西等地雙季稻改為單季稻的大面積隱性拋荒，更需引起警覺。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張黎表示，被調研的鄉鎮，都存在隱性拋荒現象，一些村「雙改單」比例達到80%。比如，2007年衡山縣白果鎮土地拋荒率不到1%，但「雙改單」達到20%，也就是有5,000多畝改種單季稻；雙峰縣梓門橋鎮直接拋荒地500畝，「雙改單」為1,800畝。益陽市僅由於隱性拋荒就少產18萬噸糧食。

「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裡，農業部長韓長賦曾公開表示，糧食安全問題的核心，是稻穀，因為主



■新縣郊區姚沖村土地，固守着荒蕪的農田。

糧中小麥有餘、玉米平衡，唯稻穀不足。

南方稻田銳減 威脅米產量

但在現實情況是水稻主產區的南方省份，都出現了大面積的淺山區或丘陵地帶拋荒現象。江西贛縣2008年末撈荒3.8萬畝，佔耕地面積13%左右，部分村組土地撈荒三成。重慶市農業局2007年9月調查發現，全市撈荒耕地53.6萬畝，各地區拋荒3%左右。

儘管缺乏全面拋荒數據，但各水稻省區的統計公報顯示，大多數省區銳減數百萬畝。2007年全面取消農業稅，因此2006年和2007年是大部分主糧區種植面積高峰期。但和2007年比，不少省份2010年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在短短三年內出現劇降，其中廣西減少299.5萬畝，湖北減少405萬畝，湖南減少729萬畝。福建省2009年糧食作物面積和2000年相比，下降896.2萬畝，其中僅晚稻就減少431.7萬畝。江西省2007年耕地面積比2000年減少160萬畝。重慶2009年糧食播種面積比9年前下降815.9萬畝，即使和2005年相比，仍下降407.7萬畝；其中稻穀面積比2005年下降98.8萬畝。



■赤壁新店鎮蒲首山村但功祖(右)等老人是少數堅持種地的農民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



■胡仲農指點着常寧退休老市長滕明玉曾承包的拋荒地。

心痛農田荒蕪 退休市長承包

3月10日上午10點，湖南常寧市官嶺鎮竹子塘村大雨傾盆。胡仲農老人站在雨中比劃着眼前的30畝地，這是他的堂兄滕明玉一度承包的。滕明玉曾任永州市市長，如今已年逾八旬。記者在當地採訪時，他正在北京，遺憾未能一見其本人。

竹子塘村八成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，留下拋荒的糧田長滿雜草。滕明玉看到後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2008年，他找來當地的鄉親們幫工，自己承包靠近河邊的30畝田地。然而土地因已拋荒5年，一般犁田機根本無法翻土耕作，滕明玉只好聯繫農機局用旋耕機墾荒。而退休老市長寧願吃苦復種拋荒田的事跡，在當地傳為美談。

保育故鄉河 養魚禁捕撈

不過，遺憾的是，如今這塊土地已大部分成為荒草的樂園。胡仲農表示，因為之後農民又把這些地要回去了。是否滕明玉受到來自官方壓力放棄承包呢？胡仲農否認。滕明玉還在家門口承包了七八畝地，挖成一口大池塘用來養魚。

滕明玉還嘗試保護家鄉河流的生態，在太平嶺等兩條河流中放養魚苗，不讓村民捕撈，發現了要罰款。現在村民不敢去抓魚，河裡多了許多草魚。

示範地無人耕 國家項目打水漂

地處大別山區的河南新縣，是許世友將軍的老家，澗灣鄉、陳店鄉、吳陳河鎮、陡山河鄉等鄉鎮都有不少省和國家級土地整理項目。不過，一方面是斥巨資平整土地，另一方面是大量拋荒田地無人過問。有的土地整理項目不見種糧，只見樹木，甚至乾脆裸荒。

吳陳河優質糧基地項目完成於2001年，修建一條980米長的灌溉渠，包括農渠、機耕路等總投資近72萬元。路邊石碑碑記介紹，項目使500畝農田成為旱澇保收的「順糧田」，並可使450畝農田成為機械化耕作的示範田。但是，石碑旁就是拋荒和種樹的良田，兩者形成巨大反差。

無獨有偶，浙江麗水市蓮都區碧湖鎮概頭村也被媒體曝光，當地國土部門投入390萬元巨資開展的土地整理工程，背後是幾百畝農田無奈拋荒十年。

多地嚴禁拋荒 棄耕2年收地

儘管在內地的新聞報道上，糧食增收幾乎是年年捷報頻傳，但並非所有人都對此認同。

2008年全國兩會在京召開期間，湖南全國人大代表、雜交水稻專家黃培勁憂心忡忡，直指基層官員隱瞞拋荒的嚴峻事實，反而誇大種植面積，虛報糧食產量。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張黎等專家，2008年在婁底等地調研時也發現，一些鄉鎮幹部信誓旦旦表示根本不存在拋荒，但事實上仍有很多荒蕪的良田。

推村幹部問責 最高罰免職

面對耕地拋荒水稻面積萎縮的嚴峻事實，各地紛紛出臺嚴禁並處罰拋荒行為的行政命令。重慶市政府在

耕地面積臨底線

粵東饒平縣從三饒鎮到新塘鎮，沿途南新、烏洋、新塘、東山、西石、燕坑等村，一路上不斷發現草已高高與人齊的荒地。鳳嶺村80歲的陳瑤河婆婆，指着前方一大片長滿碗口粗小樹的地方說，這裡原本是好不容易開荒而成的旱地，她搖頭歎息說：「村裡最肥的地也開始荒了。」

隨時爆發糧食危機

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邢成舉指出，稅費改革前人均負擔60至70元，如今不需繳納任何稅費，拋荒卻有擴大趨勢。而且以往農忙，外出務工農民都會請假回村種地，如今卻越來越少。

三農問題專家黨國英和李昌平均表示，拋荒仍將繼續增加。不過，他認為這是農業調整過程中的正常摩

2008年1月15日頒發《關於切實解決撈荒地問題的通知》，措詞嚴厲，對連續2年撈荒的耕地，規定由原發包方收回。一年後，福建省也推出相同的鐵腕規定。湖南衡陽、郴州、株洲、瀘浦、平江、永順等地，以及浙江杭州、台州和江西部分縣市也推出類似規定。衡陽甚至追究鄉村幹部的行政責任，對轄區內拋荒20畝、200畝、1,000畝以上的，分別追究村、鄉、縣分管領導和主要領導責任，甚至就地免職。不過，衡陽市基層村幹部表示，推行新政後並未改變拋荒趨勢，追究辦法也不可行，「不可能讓我們去幫農民種地，就算種了別人的，自己家的也荒了。」

專家籲狠招保護

擦，但是對平原耕地一定要嚴格控制，「國家一定要用狠招保護耕地，守住不得低於18億畝的紅線」；而李昌平則擔心，如果糧食價格不提高，未來兩三年內中國或因為無人種地引發糧食危機。

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陳文勝憂心忡忡地表示，1996到2006年10年間，全國總共減少耕地1.24億畝；而且，降勢難以逆轉，中央劃定的18億畝耕地紅線很快就會被突破，預計到2020年耕地缺口將達到1億畝以上。



■陳文勝擔憂十年內中國或缺耕地億畝。

白楊利潤高 種樹不種糧

進入湖北咸寧一帶以後，種田拋荒的情況與湖南衡陽截然不同。公路沿線的良田，不種糧食種白楊，而且已有近10年之久。為什麼不在山上種樹卻佔用良田？村民稱，最初是鄉村幹部或關係的人利用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套取財政補貼，後來農民看到種地收益還不如種白楊，於是也紛紛跟隨。

據了解，白楊樹一般賣給當地造紙廠或夾板廠，一根十年樹齡的白楊樹賣100元左右，一畝地可以種120根。換言之，每畝白楊樹總收益1.2萬元，年均1,200元，而水稻每畝年收益才400至600元。因此，種樹收益是種糧兩三倍，且免去長年在田間勞作之苦和天災之憂。

十年樹木，湖北、河南等地良田種白楊樹的現象意味着，這些土地將有10年左右不產出一粒糧食。諷刺的是，途經吳陳河鎮鎮窪村，記者看到路邊河堤上刷着一條大標語——「保護耕地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線」！



■湖北咸寧、河南信陽一帶大量良田種白楊樹。